

西化的孔子

——《孔子的道德》英译本八十条箴言评析

王希茜, 李新德

(温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英文版《孔子的道德》是世界上最早的孔子学说英译本。它完全转译于由德·拉·布鲁纳根据柏应理等耶稣会士所译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而编译而成的法文版《孔子的道德》, 后一百余年, 未见新译本问世, 其对于英国知识界的影响可窥一斑。拟从以柏应理为代表的明清西方传教士入手, 以此译本中的八十条箴言为重点研读文本, 与中文原文对照进行评析, 探讨传教士们如何翻译儒家经典及其启示。

关键词:孔子的道德; 耶稣会士;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22(2013)01-0057-06

一、孔子思想西译简史

基督教曾于唐代和元代两次来华, 但都未能发展壮大。到了十六、十七世纪,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尊重并适应中国文化, 采用“补儒易佛”的策略, 基督教才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 而翻译儒家经典就是“补儒易佛”中的关键一环。

利玛窦是第一位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 差不多同时, 另一位与利玛窦齐名的传教士罗明坚于1588年返回欧洲, 从事着同样的翻译工作。但两者不同的是, 罗明坚所译的《大学》的第一章, 发表于1593年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 他的《四书》拉丁文译稿现存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而利玛窦是在中国期间开始翻译, 然后将译本寄回欧洲, 取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艾儒略(J. Aleni)的《大西利先生行迹》上说:“利子曾将中国《四书》译为西文, 寄回本国, 国人读而悦之^[1]。虽然翻译《四书》的工作经常在利玛窦的书信和述评中提及, 但遗憾的是译本始终没有出版, 译稿也不知去向。随后于1610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以拉丁文翻译了《五经》, 但译稿遗失, 译

本同样没有刊行。

到了1662年,《大学》的拉丁文译本终于在江西建昌刻印出版, 由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译, 取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 后被传教士带回欧洲。1671年殷铎泽在回罗马的旅途中翻译了《中庸》, 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 Moralis)。此书于1667和1692年分别刻印于广州和印度果阿, 1672年重版于巴黎^{[2]98-107}。

1654年,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受前人卫匡国的影响, 于1656年启程, 漂洋过海, 历时三年到达中国。他以利玛窦为榜样, 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 在中国传教20多年, 后于1681年返回欧洲。回到欧洲的柏应理主持编译了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并于1687年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此书是十多位欧洲耶稣会士多年工作的结晶——殷铎泽、郭纳爵、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和奥地利耶稣会士恩里格。因为柏应理等耶稣会士所译《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2]102}, 所以,《中国哲学家

收稿日期: 2012-10-24

基金项目: 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51068);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09CGZW003YBQ)

作者简介: 王希茜(1988-), 女, 江苏盐城人, 硕士生,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

孔子》的中文名为《西文四书直解》。书本内容包括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和《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其中《大学》由郭纳爵所译;《中庸》由殷铎泽译一部分,其他人翻译一部分;《论语》为殷铎泽所译。这本书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对整个欧洲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可谓东学西渐的先驱。但此书也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遗漏了《孟子》这篇重要文献”^[3]。

儒家文化的传播让欧洲的传教士、哲学家、神学家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尽管柏应理译本不能让所有传教士满意,但该版本还是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分别于1688年和1691年被翻译成了法文和英文。德·拉·布鲁纳(J·de La Brune)着眼于孔夫子伦理道德淳朴自然的阐述,于1688年根据柏应理版本,编译了法文版的《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1691年,根据法文版译本,英文版《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也出版刊行(编译者F. Fraser),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孔子学说英文译本。

二、《孔子的道德》英译本评析

英文版《孔子的道德》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中国人的古风与哲学”(Of the Antiquity, and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即拉丁版本中的“中国经籍导论”与“孔子传”——主要梳理了孔子出生前的中国历史,并扼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孔子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二部分,“孔子作品选集”(A Collection out of Confucius's Work)。作为译本的核心部分,这部分囊括了《大学》、《中庸》、以及从《论语》中选出的八十条箴言(Maxims)。至于为何遗漏了《孟子》,编译者仅含糊一句“还未曾在欧洲出现”^[4]草草带过,究其原因,笔者这里就不探究了。由于编译者F. Fraser身份背景不详,且译本完全转译于编译自拉丁文译本的法文版,因此本文拟从以柏应理为代表的明清西方传教士(主要为天主教耶稣会士)入手,以此译本中的八十条箴言为重点研读文本,与中文原文对照进行评析。

《孔子的道德》英文版后一百余年,未见新译本问世,其对于英国知识界的影响可窥一斑。即

使今日读来,许多耳熟能详的孔子箴言都转译得紧凑庄重,十分到位。例如:

例1. 原文: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篇第四》)

译文:He that in the morning hath heard the voice of virtue, may die at night. This man will not repent of living, and death will not be any pain unto him.

例2. 原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译文:Wouldst thou learn to die well? Learn first to live

例3. 原文: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译文:It is very difficult, when poor, not to hate poverty; but it is possible to be rich without being proud.

在八十条箴言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例2可以看出,译文相较原文做了一定的取舍。事实上不仅是取舍,许多译文增加、改写,有些甚至与原文相去甚远。经过与原文比对,笔者发现能够完全、基本、勉强对应上的箴言一共60条,约占75%。

1. 增译与摘译

英文版《孔子的道德》历经三种语言的转换,最终与原文有所出入、甚至面目全非也在情理之中。整体看来,英文版(或法文版)增加解释性翻译与摘取关键内容翻译的情况占了很大比重。这里增译不难理解。在利玛窦时代,《四书》是耶稣会士们学习中国语言的教材。翻译这些中国经典一方面是为了教义传播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刚入华的耶稣会士更好地学习中文,是文化适应策略的一部分^{[2]99-100}。不论是学习中文的传教士,还是作为一般西方人,初次接触遥远东方古国的文化,一定会存在理解上的困难。那么,充当注释作用的增译便在所难免了。此译本中,一些增译在不破坏原文整体形式的基础上,增添了辅助理解的内容:

例1. 原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第二》)

译文:He that in his studies wholly applies himself to labour and exercise, and neglects medication, loses his time; and he that only applies himself to

meditation, and neglects labour and exercise, only wanders and loses himself. The first can never know any thing exactly; his light will be always intermixed with doubts and obscurities; and the last will only pursue shadows; his knowledge will never be certain, it will never be solid. Labour, but slight not meditation; meditate, but slight not labour.

有些在尊重原文内容的基础上适当修改,增添表述方式与内容:

例2. 原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译文:The men of the first ages applied themselves to learning and knowledge only for themselves—that is to say, to become virtuous: this was all the praise they expected from their labours and lucubrations. But men at present only seek praise; they study only out of vanity, and to pass for learned in the esteem of men.

摘译,顾名思义是指对原文内容进行摘取后翻译。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省去(或内化)谈话内容以外的内容。我们知道,《孔子》是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因此《论语》中多次出现关于谈话人与交谈主题的描述。译本中多将此省去(或内化)。例如:

例1. 原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译文:Never slacken fidelity to thy prince; conceal nothing from him which it is his interest to know; and think nothing difficult, when it tends to obey him.

例2. 原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译文:Do unto another as thou wouldst be dealt with thyself. Thou only needest this law alone; It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inciple of all the rest.

另一种是直接挑选原文片段或短句进行翻译:

例1.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

译文:Learn what thou knowest already, as if thou hadst never learnt it; things are never so well known but that we may forget them.

例2. 原文: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译文: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the wise man ought to reverence: the laws of Heaven, great man, and the words of good man.

不论是增译还是摘译,都是在正确理解、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此译文亦存在诸多“误译”之处。这些“误译”或是因为不求甚解、翻译失慎,或是编译者在其服务于宗教传播目的与基督教意识形态驱使之下有意改写、篡改,都对译文质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儒家思想与孔子形象。本文将择其要,逐一分析,探究“误译”背后的原因与动机。

2. “误译”探析

皮姆(Anthony Pym)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讨论了文化归属问题。皮姆认为,译者不单属于目标语文化或源语文化,更准确地说,他属于这两种文化的重叠或交汇的部分,即所谓的“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5]。毫无疑问,作为编译者的西方传教士正处于这一重叠部分。他们不仅受到西方本土文化的影响,其本身又是天主教徒。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他们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传教,但又不可避免地浸染到中国儒家文化当中去。在这样交互的文化背景下,传教士们如何翻译儒家经典便具有了较高的研究价值,甚至其中“误译”的部分亦应得到足够重视。

另外,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Imagology)可以帮助界定、描述既定文本中的“异域”(foreign)事物^[6]¹³。这里所说的是一种“他者文化”(other cultures)的反射,是文本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呈现出的他国“形象”(image)。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皆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于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7]。这里就出现了“自我”(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概念,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便可以被视为“他者性”(The Otherness)的发现与认识过程^[6]¹⁴。传教士们在阅读、翻译儒家经典时,很明显将儒家文化视为“他者”,而自身的基督教信仰成为了“自我”:“‘我’注视着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演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而不可避免地,他者形象“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8]。从这一观点出发,传教士们在翻译中没有完全忠于原文含义,而是把儒家思

想基督教化,极力美化孔子学说的行为便不难解释了。

(1) 真正的误译

例1. 原文: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译文:He that is arrived at the for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who has hitherto been a slave to some criminal habit, is not in a condition to subdue it. I hold his malady incurable; he will persevere in his crime until death.

见,表示被动;见恶于人,意为“被人厌恶”。孔子认为,四十岁是不惑之年。在这样的年龄还被人厌恶,说明德行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成就功业的希望当然就渺茫了。显然,这里译为“恶习缠身”与原文意思不符,属误译。

例2. 原文: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第六》)

译文:It is not enough to know virtue, it is necessary to love it; 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love it, it is necessary to possess it.

这里所说的是学习的三种不同用心。了解、喜好、以之为乐各有程度的区别,所谓“知不如好,好不如乐”。对求学的人来说,则要由了解上升到喜好、以之为乐,因“非知则见道不明,非好则求道不切,非乐则体道不深”^{[9]85}。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译文首先将广义的学习缩小为美德(仁)的获得,此种处理尚可接受;动词“知”“好”分别对应 know, love 也并无差错,但将“乐”对应于 possess(拥有)则有失妥当。尽管就美德来讲,以之为乐的前提确实是拥有、获得,但这里显然没有将原文的精髓译出,仍属误译。

(2) 有选择地改写、篡改

例1. 原文: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篇第四》)

译文:Take heed that thy promises be just; for. Having once promised, it is not lawful to retract; we ought always to keep our promise.

出,是发言。逮字,解做及字^{[9]53}。原文的意思是:古时候言语不随便出口,是耻于自身的行为做不到。孔子在人的行为上,非常强调谨慎,就言行关系来说,两者不一是违背仁和信的^[10]。在儒家思想中,约束言行的规范是道德,这才有“可耻”之说。而在译文中,这一手段变成了“律法”——“诺言是有法律效应的”“一旦做出,不得

撤回”。《约翰福音》1章1至2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圣经和合本》,下同)在西方世界,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律法书,是上帝统治全人类至高无上的律法书。因此,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重道德而轻法律;而浸染在基督教文化当中的西方人则相反。故而这一自我化的改写便不难理解了。

例2. 原文: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译文:To sin and not to repent, is properly to sin.

译文中常常附加了原文中没有的宗教色彩,这里便是一例典型。本句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没有过错,重要的是及时改正。有了错了而不肯改正,这就是真正的错误了。译文将原文中泛指概念的“过错”译为基督教中的“原罪”;并相应地将“改正过错”译为“赎罪”。如此翻译明显把儒家学说基督教化,充分展示了传教士的宗教立场,也再次体现了上文所述传教士为补充与延长“自我”的基督教文化,扭曲包括孔子在内的“他者”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的形象。

例3. 原文: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译文:Acknowledge thy benefits by the return of other benefits; but never revenge injuries.

朱子集注: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11]。此句可以看做孔子对老子学说的一种批评。张居正也以一句“此于情理乖谬甚矣”来评价老子的“以德报怨”。所谓“以直报怨”,即“人之有怨于我,我则不及其怨,而爱憎取舍”。“不以私怨而昧其与善之公心”是“直”也^{[9]233}。“以德报怨”源自老子,“以直报怨”源自孔子,分别是道家 and 儒家两种不同的处世主张。儒、道虽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然而在处理这句话的翻译时,传教士直接略过了这一内部之争,借由“如何报德、抱怨”这一命题宣扬其基督教教义:“不要以恶报恶,要准备在众人面前作善美的事”,“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17、21节)译文看似译出了“以德报德、以德报怨”的中国儒道家文化,实则彰显基督教的“以德报怨”,并在这一过程中直接省去了孔子所强调的,也是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

“直”。

例4. 原文: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篇第四》)

译文: Labour to purify thy thoughts: if thy thoughts are not vicious, neither will thy actions be so.

作为儒家思想核心概念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孔子认为,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然而“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孔子从未给过准确定义。在《论语》中,他对不同的人所解释的仁,往往根据不同语境有所区别。总而言之,“仁”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天下君子各人德行的最高标准。此译本中,“仁”在多数情况下被译为“virtue”。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virtue的基本含义为“高尚的道德;正直的品行;美德;优秀品质;优点”等。此以抽象概念代替抽象概念,并无细分的翻译策略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些“仁”的翻译还是值得商榷的。

此句意为:如果立志学仁,就不会为恶了。显然,孔子强调的是修养德行的重要性。而将其译为“努力净化你的思想”显然有所偏差。编译者为何会将“仁”等同于“思想的净化”呢?不妨参考张居正的讲评:“人性本善,而所为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若其心能专向于仁,而欲以克己去私,复还天理,则…亦可保其必无为恶之事矣。”^[9]44《论语·颜渊第十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显然,传教士们抓住了“克己为仁”这一思想。“克己”是克制和抛弃自己的私欲,即人性中道德堕落的成分——这就构成了基督教义中“原罪”的基础^[12]。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类身负原罪,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而不犯罪,因此须由救主基督进行救赎^[13]。因此“福音”的救赎才是

“净化思想”的唯一途径,才是到达“仁”的有效方式。这是一种完全困守于基督教信仰与救赎范式之内解读儒学的翻译方式。

三、结论

谢弗雷尔认为,每位译者都应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充分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最大程度地尊重被译文“异”的本质,翻译过程尽量简化为原作单纯的复制本;另一种是“动态翻译”(dynamic translation)——将译文最大限度地融入接受体系的文化中去^[6]9。这里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述他者与自我两者关系的延伸。显而易见,《孔子的道德》英译本选择了自我化作为主要翻译策略。这与明清耶稣会士们“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是分不开的。究根结底,他们的翻译目的或翻译动机是“拿来为我所用”。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翻译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增译、摘译甚至篡改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这些传教士们并非为中西文化交流而来,但无论如何,他们为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他们对中国典籍的译介,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入与吸收。作为西方传教士眼中“他者”的中国人,尤其是新时代的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对待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尤其是其中的误译与篡改。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的目的不应仅仅满足于发现问题,而更在于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动机,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自身的翻译实践提供经验与思考。“自我”与“他者”本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何由“他者”转为“自我”,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文化才是我们该认真思考与努力的目标。本文的写作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完成的。

参考文献:

- [1] 范存忠.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10.
- [2] 李新德. 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J]. 孔子研究,2011(1):98-107.
- [3]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 北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302.
- [4] Fraser F. The Morals of Confucius[M]. London, 1724:18.
- [5]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xii.
- [6] Chevrel, Yv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day: Methods & Perspectives[M]. Kirksville: The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Press, 1995:9-14.
- [7]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
- [8]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7.

- [9] 陈生玺. 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4 - 287.
- [10] 金良年. 论语译注[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7 - 219.
- [11] [宋]朱熹. 集注. 论语[Z]. 金良年. 导读,胡真. 集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46.
- [12] 利玛窦,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何高济等,译. 上海:中华书局,1983:104.
- [13] 王神荫. 简明基督教百科全书[Z].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472.

A Study on the Eighty Maxims in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ANG Xi-qian, LI Xin-d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arliest English version on Confucianism. It completely came from the French version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which w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by Philippe Couplet and other Jesuits. We can perceive its influence from the fact that 100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no other translation ever came out.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like Philippe Couplet as the main perspective, and focus on the eighty maxims, wishing to see how the missionaries translat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hy.

Keywords: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Jesuits;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

版 权 声 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